

岭南诗歌研究

陈永正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岭南诗歌研究

陈永正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岭南诗歌研究/陈永正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8. 2
ISBN 978 - 7 - 306 - 03011 - 5

I. 岭… II. 陈… III. 诗歌—文学研究—华南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9657 号

出 版 人: 叶侨健

策划编辑: 方微之

责任编辑: 方微之

封面设计: 赵 爽

责任校对: 程 杰

责任技编: 潘 隆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市官侨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850mm × 1168mm 1/32 18.75 印张 47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在中原文化熏陶中成长的岭南诗歌	(1)
第一节 历代入粤文人的贡献	(2)
第二节 韩愈和苏轼——岭南诗坛上的百世宗师	(8)
第三节 清代入粤的著名学者和诗家	(12)
第四节 清代入粤诗人及其入粤诗集	(16)
第二章 岭南诗派	(24)
第一节 岭南诗派的先声	(24)
第二节 岭南诗派的建立	(29)
第三章 诗社与诗坛的活动	(42)
第一节 岭南诗人的组织——诗社	(42)
第二节 诗坛中各种活动形式	(68)
第四章 诗人群体与诗人世家	(89)
第一节 诗人群体的形成	(89)
第二节 岭南的诗人世家	(120)
第五章 岭南的诗歌教育	(139)
第一节 儿童的启蒙教育	(139)
第二节 书院的诗歌教育	(143)

第三节 名师的传授	(150)
第六章 岭南的诗学词学理论	(155)
第一节 诗学理论	(155)
第二节 明清以迄民国初期的诗话论著	(168)
第三节 历代的论诗诗	(180)
第四节 岭南的词论	(191)
第七章 岭南诗词中的山川风物	(208)
第一节 岭南的山水名胜	(208)
第二节 诗人笔下的名城广州	(230)
第三节 岭南的花木、特产	(256)
第四节 多姿多彩的生活及风俗	(273)
第八章 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歌	(282)
第一节 贫困与劳苦	(283)
第二节 自然灾害	(288)
第三节 兵乱和盗贼	(297)
第四节 弊政	(312)
第五节 陋习	(320)
第六节 关心民瘼的杰出诗人	(327)
第九章 昂扬的民族气节	(339)
第一节 南宋时期爱国志士的诗词	(339)
第二节 明代保家卫国的爱国诗词	(348)
第三节 明末的爱国诗歌	(357)
第四节 遗民诗人的哀痛	(367)

第十章	近代抗敌御侮的诗词	(384)
第一节	鸦片战争时期的诗词	(384)
第二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诗词	(400)
第三节	中法战争时期的诗词	(405)
第四节	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诗词	(407)
第五节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期的诗词	(413)
第六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诗词	(416)
第十一章	改革和革命的诗歌	(424)
第一节	太平天国的诗歌	(424)
第二节	戊戌变法时期的诗歌	(427)
第三节	民主革命时期的诗歌	(432)
第十二章	岭南妇女的诗词	(442)
第一节	历代女诗人诗作	(442)
第二节	历代女词人词作	(456)
第十三章	香港、澳门及有关海外的诗词	(463)
第一节	清代咏香港的诗歌	(464)
第二节	近代寓居香港的诗人及有关的诗文组织	(468)
第三节	历代诗人咏澳门的诗歌	(474)
第四节	东南亚粤侨的诗歌	(480)
第五节	诗人笔下的华侨生活	(484)
第六节	诗人眼中的世界	(487)
第十四章	有关中外交流的诗歌	(493)
第一节	唐以前中外交流的诗歌	(493)
第二节	宋代中外交流的诗歌	(498)

第三节	元明两代中外交流的诗歌	(502)
第四节	清代中外交流的诗歌	(505)
第十五章	岭南的新诗	(513)
第一节	岭南新诗的分期	(513)
第二节	新诗的社团及刊物	(515)
第三节	新诗流派及诗人	(521)
第四节	岭南新诗的理论与实践	(529)
附录	广东方志及地方文献中的宋人佚诗	(540)
后记		(588)

第一章 在中原文化熏陶中成长的岭南诗歌

岭南地区在商周时代，古越族土著居民已与中原及楚、吴、越等地有着经济文化交往。秦、汉以来，大量的北方群众越岭南来，与本地居民融合，共同创造了绚烂多彩的岭南文化。作为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岭南文学，特别是岭南诗歌，也在中原文化的熏陶中成长，成为中国诗歌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逐渐形成在中国诗坛上著称的具有地方特色的诗派——岭南诗派。

岭南诗歌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①自汉至宋元，可称为“接受期”，岭南受到中原文化的直接影响，岭南诗歌尚未形成真正的地方特色。②自明至清道光年间，可称为“交融期”，岭南与其他地区交流密切，岭南诗歌已形成独特的诗派，足以与中原、江左颉颃。③清道光至民国初年，可称为“拓展期”，岭南诗歌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诗界革命”，其影响遍及全国。

第一节 历代入粤文人的贡献

一、唐以前的入粤文人

商周时期入粤的文人，由于史料缺乏，难以列举。《左传·襄公十三年》有“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之语，可见春秋时的楚国已派人入粤抚治岭南，其中必然会有文化人士。

秦朝在岭南设置南海郡，并派遣官吏管理，大量的“中县人”（即中原人）南来定居。两汉时更多有文化的贵族官僚来到岭南，并成了当地的望族。东汉名将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在岭南留下了不少轶事和遗迹，至今犹为岭南当地人所怀思珍护。他所写的一首《武溪深》诗：“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渡，兽不能临。嗟哉武溪何毒淫。”据崔豹《古今注》载，《武溪深》系马援入岭南时作。门生爰寄善笛，援作歌以和之。这可算是入粤北人第一诗。

三国吴时，学者会稽人虞翻，因得罪孙权而被徙至番禺。他在所居的“虞苑”（今广州光孝寺内）中开设讲坛，讲学不倦，门徒多至数百人，对推动岭南学术作出贡献。他曾说过：“自恨疏节，骨体不媚。犯上获罪，当长没海隅。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1〕}这种崇尚骨气的精神一直为粤人所景仰。

东晋元帝时丹阳句容人葛洪，是位著名的道教理论家。他晚年长期隐居罗浮山中，炼丹行医，并从事著述。葛洪在罗浮山的遗迹，如丹灶、洗药池等，已成粤中名胜，历代诗人歌咏不绝。

晋安帝时，吴隐之为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岭南为富庶之区，来为官者多搜括本地珍奇贵重之物而归。广州城西北有地名石

门，有水曰“贪泉”，据说“饮者怀无厌之欲”。隐之至石门，“酌而饮之”⁽²⁾，并赋一诗：

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吴隐之在广州，廉洁自守，不负初衷。这首二十字的小诗，也流传千古。历代入粤诗人，途经石门时，常会想起吴隐之，并赋诗以明志。

六朝时，中原地区民众大量南渡，岭南进一步开发，不少士人到岭南为官，或被贬谪至此。诗人谢灵运、范云、阴铿、江总等都留下歌咏岭南山川风物的诗篇。谢灵运的《罗浮山赋》，是一篇名文，后世诗人咏罗浮山的，多从中得到启发。

南齐时范云为始兴太守，至曲江修仁水，酌而饮之，赋诗云：

三枫何习习，五渡何悠悠。且饮修仁水，不挹背邪流。

曲江境内，有两水注入东江，一名修仁，一名邪阶。饮仁水而不挹邪流，诗人借此以表明自己重仁德而反对邪恶的心志，与吴隐之酌贪泉诗同一机杼。

陈文帝时，阴铿任始兴王府中录事参军，曾游罗浮山，作《咏得神仙》诗，极写罗浮之美：“罗浮银是殿，瀛洲玉为堂。朝游云渐起，夕饵菊恒香。聊持履成燕，戏以石为羊。洪崖与松子，乘羽就周王。”

江总在侯景之乱时避难广州，居十馀年，其《秋登广州城南楼》诗，描写南方风物，并抒发去国怀归的哀感，真挚动人。

诗云：

秋城韵晚笛，危榭引清风。远气疑埋剑，惊禽似避弓。海树一边出，山云四面通。野火初烟细，新月半轮空。塞外离群客，颜鬓早如蓬。徒怀建邺水，复想洛阳宫。不及孤飞雁，独在上林中。

二、唐代入粤诗人

唐代的岭南，更是罪官流放之地。诗人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张说、卢肇、刘长卿、韩愈、刘禹锡、李涉、李绅、吴武陵、李德裕等都曾被谪岭南，此外如王勃、崔子向、杨衡、李翱、张祜、刘言史、许浑、李商隐、李群玉、高骈、胡曾、曹松等一大批诗人也曾入两粤寓居，他们留下了大量以岭南为题材的诗作，同时也把中原文化广泛地传播到边远之地，对岭南诗歌的发展起着推动的作用。

杜审言在唐中宗时被徙峰州（今越南北境），召回时经广州，有《南海乱石山作》诗，描写广州城北白云山紫云洞的景物，瑰丽奇谲。如云：“悬危悉可惊，大小都不类。乍将云岛极，还与星河次。上耸忽如飞，下临仍欲坠。朝曦艳丹紫，夜魄炯青翠，穹崇雾雨蓄，幽隐灵仙阙。万寻挂鹤巢，千丈垂猿臂。”南方“精异”之景，一一显于笔下。

宋之问南流泷州（今罗定）时，途中所见的更是诡奇险怪的景物：“日夜清明少，春冬雾雨饶。身经火山热，颜入瘴江消。触影含沙怒，逢人毒草摇。雾浓看菌湿，风漾觉船飘。直御魑将魅，宁论鸱与鸢。”（《早发韶州》）“孤舟泛盈盈，江流日纵横。夜杂蛟螭寐，晨披瘴疠行。潭蒸水沫起，山热火云生。猿跃时能啸，鸢飞莫敢鸣。海穷南徼尽，乡远北魂惊。泣向文身

国，悲看凿齿氓。地偏多育蛊，风恶好相鲸。”（《入泷州江》）极写岭南气候风物的种种特异，以表达流人痛苦的心情。其他入粤诗人的诗中也有类似的描述：“洛浦风光无用说，崇山瘴疠不堪闻。”（沈佺期《遥同杜审言过岭》）“南海风潮壮，西江瘴疠多。”（张说《端州别高六戡》）“风入古松添急雨，月临虚槛背残灯。老猿啸狖还欺客，来撼窗前百尺藤。”（卢肇《题清远峡观音院》之二）“万里南边客，辛勤岭路遥。溪行逢水弩，野店避山魈。瘴海须求药，贪泉莫举瓢。但能坚志义，白日甚昭昭。”（张祜《度大庾岭》）“风雨瘴昏蛮海日，烟波魂断恶溪时。”（李德裕《到恶溪夜泊芦岛》）唐代流放岭南的官员，无论何党何派，廉吏奸臣，其心情大抵可以杨炎《流崖州至鬼门关作》一诗来概括：

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

无论他们是如何不情愿，是如何咨嗟痛苦，但毕竟是来了，有的一住便是十几年，有的终老于岭南。入粤的流宦对岭南诗歌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三、宋代入粤诗人

宋代岭南进一步开发，不少文人学士被派来做官，如北宋的陈尧叟、陈尧佐、包拯、程师孟、周敦颐、郭祥正、蒋之奇、米芾，南宋的陈与义、朱熹、杨万里、刘克庄等，都留下不少的政绩，至今犹为岭南人民所传颂。在这些文臣眼中的岭南，不再是过去那样的荒烟蛮瘴之地了，他们开始歌颂南州美好风土的繁华景象，给这南荒远徼抹上一些亮色：

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烟生碧玉城。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尤见外夷情。

——程师孟《共乐楼》

一斛槟榔互献酬，禅房亦复种浮留。凭师稍稍添松竹，便可封为潇洒侯。

——蒋之奇《题此轩》

寂寞孤村竹映沙，槟榔迎客当煎茶。岭南二月无桃李，夹路松开黄玉花。

——陈与义《又和大光》

不过，岭南依然是罪官们流放之地，北宋诗人苏轼、苏辙兄弟，词人秦观，南宋抗金名臣李光、李纲、赵鼎、胡铨都被贬到最荒僻的雷州、琼州，他们以其自身的人格力量和文学才华教育和影响着岭南人民。李光被贬琼州，作《渡海》诗：“三载藤州守药炉，身轻那复羡飞凫。琼山万里乘风便，始觉惊涛异坦途。”“潮回齐唱发船歌，杳渺风帆去若梭。可是胸中未豪壮，更来沧海看鲸波。”表达了胸中豪迈的志节。李纲谪居琼州、雷州，依然不忘中原的战事：“阻涉琼波寇盗森，中原回首涕沾襟。诸愁万斛无消处，赖有幽花慰客心。”（《渡海至琼管天宁寺咏阁提花》之三）

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陆秀夫率领宋军在岭南一带抗击元兵，文天祥写下不少气贯日月的爱国诗篇。名作《过零丁洋》诗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二语，早已万口流传，激励着后世的人们。

宋代入粤诗人人数众多，他们的足迹遍及岭南各地，留下了大量歌咏山川风土的诗作。这些作品一直在当地流传，并收录在广东的方志中，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佚诗，宋人总集及别集失收，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编集的《全宋诗》也未能采录。

现把这些宋人佚诗编集在一起，作为本书附录，以供学者参考。

元代入粤诗人虽不多，但被称为元代“四大家”中的虞集、范梈都曾到过岭南。虞集幼年时随祖父避地岭表。范梈在元初任海南海北道（今海南岛和雷州半岛地区）廉访司照磨，史称他“巡历遐僻，不憚风波瘴疠，所至兴学教民”⁽³⁾。范梈在岭南所写的诗歌清新俊爽，颇有地方色彩。如《琼州出郭》：“自出琼州古郭门，更无平衍似中原。重重叶暗桃榔雨，知是黎人第几村。”元英宗时诗人许有壬在监察御史任上时曾行部广东，也写过一些记述岭南风物的诗歌。

四、明代入粤诗人

明代入粤诗人不少，但总的来说，对岭南诗坛影响不大。明初名臣汪广洋曾为广东行省参政，所写的《岭南杂咏》、《广州杂咏》诗记述风土，很有特色。明嘉靖年间，有刻“岭南五先生”诗选者，即以汪广洋与黄哲、李德、孙贇、王佐并列。抗倭名将俞大猷、戚继光也曾镇守岭海，写过一些歌咏抗倭战事和风土人情的诗篇。明“后七子”之一的吴国伦曾任高州郡守，所写的《高州杂咏》、《硃洲》等诗均甚佳。大戏剧家汤显祖、名学者王夫之等都曾到过广东，写下一些优秀的诗篇。

较为值得注意的是，明万历年间，诗人高攀龙、郭子章、周宏谯等来到粤东做官，他们对潮汕地区的文化发展起过推动作用。

明代中国诗坛上，笼罩着浓厚的复古之风，前后七子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重视摹拟，产生不良影响。岭南诗人并没有步趋这种诗风，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终于出现明末岭南诗坛中奇特的繁荣局面。

明代的岭南诗人，已逐渐走出家门，向北方发展。陈献章、黄佐、黎民表、欧大任、梁有誉、区大相、陈子壮、黎遂球、邝

露等与北方诗人交往，在中国诗坛上也享有一定的声誉。梁有誉是所谓的“后七子”之一，黎民表亦与岭外的王道行、朱多煚、石星、赵用贤合称“续五子”，在北京又与童佩、康从理、邓钦文、陈思育、沈渊、杨汝允、朱正初、邱齐云、李言恭、安绍芳、胡应麟、朱宗吉等十三人同游。⁽⁴⁾岭南诗人逐渐为岭北的诗人所熟知。

第二节 韩愈和苏轼——岭南诗坛上的百世宗师

在岭南宣扬文教，卓然为百世宗师的当数韩愈和苏轼两人了。可以这样说，岭南诗歌是在“韩潮苏海”千年来的灌溉下成长起来的。汪辟疆云：“岭南诗派，肇自曲江（指张九龄）；昌黎、东坡，以流人习处是邦，流风馥韵，久播岭表。宋元而后，沾溉靡穷。”⁽⁵⁾可为的论。

一、韩愈的教化

韩愈对岭南文化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曾三次到岭南。十岁时从兄嫂南游韶州，留居两年多。三十六岁时被贬为阳山令，在任上一年多，写了文六篇，诗二十四首。五十二岁时又被贬为潮州刺史，在任八个月。无论在阳山，在潮州，他足迹所到之处，如龙宫滩、同冠峡、燕喜亭，都成了当地的名胜古迹，如韩江、韩山、侍郎亭，也都因他而得名。韩愈兴办乡校，宣扬德化，使“蛮夷南荒”的里闾后生有所从学，岭南人民感戴他的惠政，修建了祠庙来祭祀这位“韩文公”。韩愈的文集，很早就 在岭南地区流传，韩愈在潮州置乡校，延请海阳人赵德摄海阳尉，“以平生所作文授之”，赵德编为《昌黎文录》六卷，并为作序，以教于乡。此后宋元各代，续有刊集。如元《潮州三阳

志》卷十载有大字《韩文公集》并《考异》一千二百板，中字《韩文公集》九百二十五板，可见韩学之兴盛。

韩愈雄奇险劲的诗作，更是岭南诗人效法的榜样。北宋初年诗人余靖为诗，效欧阳修“变体复古”，“弃华取质”，“坚炼有法”⁽⁶⁾，颇近韩愈诗歌的风格。如《夏日江行》、《送陈京廷评》等作，追步韩愈《洞庭湖阻风赠张十一署》，《子规》则仿韩愈《晚泊江口》诗。南宋名臣崔与之，为诗“高华壮亮，犹有唐人遗音”⁽⁷⁾，如《送夔门丁帅赴召》、《送范漕赴召》等诗，明显地取法杜、韩诗的高格。宋末诗人李昉英，诗风刚健，“不离宋格，而骨力遒健，亦非靡靡之音。盖言者心声，其刚直之气有自然不掩者矣。”⁽⁸⁾如《三山亭》诗，语言朴直，笔力老健，是典型的宋人学韩之作。

元末明初的岭南诗人孙蕡、王佐、赵介、李德、黄哲，被称为“南园五先生”，以博大高华的唐诗为宗，力矫元诗丽缛轻薄之病，迹其本源，亦多受杜、韩的影响。如孙蕡《下瞿塘》、《次归州》等诗，明显地有模仿韩愈《贞女峡》等南迁舟行诗的痕迹。

明中叶诗人、学者黄佐，被称为“粤中昌黎”，他的诗歌风格雄奇瑰丽，壮浪恣肆，朱彝尊谓“岭南诗派，文裕（黄佐的谥号）实为领袖，不可泯也”，并称其有“起衰”之功。⁽⁹⁾其诗如《碧梧丹凤图为黎侍御一卿题》，纯用韩诗之法，而《春夜大醉言志》一诗，则吸取韩诗特色而自具个人风格。明末诗人区大相，其诗雄伟博大，真得韩诗之神髓。如其力作《纪朝鲜事》，写万历二十六年九月援朝失利之事，感慨深沉，可方驾韩愈《感春》诸作，而《南行感怀》四十首，以古风之法入律诗，深厚雄奇，亦杜亦韩。黎遂球的诗风在韩愈、孟郊之间，邝露的《拟古》、《咏怀》、《七哀》、《送区启图出补平山》及《述征十首》，字字坚挺，纯用韩公笔法，至如七古《花田饮赠陶十一白

郎诗》，则全效韩愈《昼月》一路，怪诞险奇，借以讥刺污浊腐朽的政治现实。

明末清初岭南三大家诗，堂庑甚大，自然深受杜、韩的影响。清代乾、嘉年间，广东出了三位杰出的诗人冯敏昌、黎简、宋湘。张维屏谓冯诗“宗法杜、韩”⁽¹⁰⁾，学韩而得其骨之重，又谓黎诗“取劲于昌黎”⁽¹¹⁾。宋湘诗是岭南“雄直”诗风的代表，黄钊云：“先生以太白、东坡之胸次，运少陵、昌黎之气魄，豪情逸思，横绝一代。”⁽¹²⁾冯、黎、宋三家学韩，冯得其博大，黎得其险劲，宋得其豪纵，各执一端，便足名世。嘉庆年间南海诗人陈莹达《酬贞圃》诗有“岭南多士合宗韩”之句，可见韩诗对岭南诗人至巨至深的影响了。

近代诗人学韩的更是不少，如张维屏、陈其锽、陈澧、陈良玉等，皆宗杜学韩，以诗歌反映大变革时期复杂的社会面貌，已开了“诗界革命”的先河，而黄遵宪、康有为、丘逢甲、梁启超等，更是学杜而不囿于杜，学韩而更超于韩，所取得的成就更远远过于历代学韩的名家了。

二、苏轼的流风

苏轼在绍圣元年（1094）被贬到岭南，安置惠州，三年后再贬至海南，安置昌化军（今儋县）。谪居岭南六年，在广州、惠州、海南等地留下不少遗迹，惠州的苏堤、东坡井、朝云墓，海南的载酒亭、泂酌亭、苏公祠等名胜至今为人所宝贵。苏轼在岭南作诗约四百首，其中的佳句名篇，早已流传众口，而苏轼在岭南的轶事，九百年来，更是被人们津津乐道。

苏轼豪放自然的诗作，对岭南诗人影响深远。南宋诗人李昉英，诗风雄奇遒劲，如古风《题石室木》，七律《闻褫阁职免新任之报二首》，真能得苏诗之神髓。葛长庚诗，风格多样，而其中雄健、恬淡之作，亦与坡翁仿佛。可以说，南宋的岭南诗人，